



五言古詩
雅藏

道德經講義序

道德經五千餘言吾

老子之所著也老子嘗為周

柱下史得西游過秦函關

關令尹喜識其為聖人留之

而不可老子乃為著是經而

去其書淵淡而簡奧宏博而

明倫堂

藏書

明倫堂

精切誠人道之關樞求深之
真諛也經凡八十一篇麻世
以來註釋者衆率浩瀚無際
泛而不約觀者莫能徧寫獨
宋虛白高士呂君起常嘗於
精鍊之暇研精是書詞簡而
理優語近而旨遠深得吾聖

人亡經之微意名之曰道德
經講義表進于朝孝宗閱而
未傳予受

命來京獲睹是書緣文尋義益
究益深不啻若宮商之過耳
五味之悅口但歲月經久未
能無魯魚豕亥之謬今因集

舊本闕略重加較訂將繡諸
梓以與四方志道之主其
於手吾道之在天地間此
無始垂於無窮大之而彌六
合小之而歛一心學者苟能
因是深講力窮夫道德之旨
以臻於至精至極之域吾見

無視無聽無思無為而長生
久視消搖八表可必矣豈但
養和葆真自得夫大道至德
之妙於今而已矣是為序

七年子月朔日

履和養素崇教高主錢
忠得齋沐百拜謹序

進道德經講義表

犧易淵深。注首資於王弼。莊書浩博。疏必假於元英。矧五千文上下之經。列數十家古今之釋。匪加探索。曷闡精微。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道隱無名。德常不忒。曰希曰夷。而莫容致詰。乃真乃普。而務在兼脩。始懲欲以開衆妙之門。終顯質以示不爭之地。玄牝上下。呼吸天地之根。橐籥浮沉。昇降陰陽之祖。以孝文君漢傳河上之全篇。洎魏徵相唐。作嵩山之正義。載揚奧典。仰賴明時。恭惟皇帝陛下。味道之腴。遊心於淡。大據域中之四寶。



持天下之三善仁善信而善能去甚去奢而去泰。聖人處以無事。百姓皆謂自然。治國若烹鮮。法戒滋彰之失。有道却走馬。世凝清淨之休。臣賦性顛蒙。稟姿寒薄。遯山林而自適。趨朝市以無階。豈謂一介之賤名。獲塵九重之睿聽。濫叨高士。已愧異恩。荐補道官。又逾微分。雖敬奉香火於晨昏之際。亦竊窺簡冊於灑掃之餘。輒研夫八十一篇。安綴以十萬餘字。中有物。中有象。皆發揮上古之真詮。我無欲。我無為。庶裨益聖朝之盛化。苟一言之可錄。雖萬死以奚辭。臣所撰道德經講義一部十二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塵瀆天聰。無任誠惶誠恐。激切屏營之至。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左街鑿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呂知常上。



道德經講義卷第一

道可道章第一

宋左街鑿義書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呂知常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夫常道者。亘古亘今。歷千萬世。不變不易。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可謂真常矣。以其無形無聲。故不可道。不可名。

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屬可道。則失道體。降而為德。應用有迹。河上公謂可道之道。乃經術政教之道也。經者經典。所以闡道術者。法術。所以彰道政者。政治。所以用道教者。教化。所以顯道。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以為常。則有變有遷。有言有說。代廢代興。又非真常也。道不可道。况可得而名乎。常名者。繩繩兮不可名。今可名之名。是因形而立也。既有形名。曷逃度數。太初太易之前。道體自然。寂寂無有。未見其炁。莊子曰。太初無有。無有無名。方是時也。無名

亦未立焉。及其太始太素。炁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沌。此無名天地之始也。太極既判。兩儀定位。萬物生焉。名始立矣。經所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乾定位而物資始。坤成形而物資生。故天地為萬物之母也。以身言之。胞胎未成。形尚無有。况於名乎。無名者。無相之至真。本來之靈物。父母未生之前也。及乎虛化神。神化炁。炁化形。名遂繼之。故有名者。身也。頭圓足方。下陰上陽。象於天地。七竅四肢。六腑五臟。皮膚筋骨。髮毛爪齒。得非身之萬物乎。

萬物既生於身。故身為萬物之母。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今有此身。從何踐履。得證真常。是以太上示其妙旨。令先常無欲。以觀其妙。無欲固易。而常無欲者。非博大至人。孰能於此哉。西昇經曰。欲者凶器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莫知其根。莫知其源。聖人者。去欲入無。以輔其身。欲既不生。即是真靜。始能觀其妙也。觀者。觀於內也。妙者。神也。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故內觀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炁。凝胎真也。太上。有內觀定觀之經。仙真有內視返聽之訣。真誥。

曰。內觀者。為靈仙之根始也。若夫觀之於外。則分別物象。萬態紛糾。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經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甚於欲得。西昇經云。皆坐於貪欲。貪欲為殃咎。常有欲以觀其徼者。徼。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常有欲之人。奔逐聲利。不履坦途。趨於小徑。迷失正道。惑於所歸。流轉生死。沉淪惡道。故曰。以觀其徼也。觀之於內。則有無徼妙。虛凝為一。故曰。此兩者同。觀之於外。則有二而雜。故曰。出而異名。同則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也。又天也。玄之又玄。則

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體道全德之士。希夷微妙。與混成等其自然。天下皆知其美者。自美。而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而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豈有美與惡。善與不善之為對哉。世人不悟乎。未始有物。縱已妄情。溺於私見。或以貌象聲色為美。功名富貴為善。安心一起。雖惡而美之。雖不善而善之。殘其純朴。失其正性。殊不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

為神奇。經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太極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立。物物為對。故相生之以有無。相成之以難易。相形之以長短。相傾之以高下。相和之以音聲。相隨之以前後。動涉有為也。又豈知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以身言之。有者。形也。無者。神也。神生形。形生神。神之與形。更相生。更相成。是。以。至。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有。

而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夫天下之至難。莫難於成道。古謂先難而後獲。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苟能三返晝夜。用志不分。吾見其成也。易矣。故曰難易之相成。且夫無長。則無以知其短。無短。則無以知其長。若尺寸是矣。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凡物因高則知下。因下則知高。若山澤是矣。道本坦平。若處高而不以為驕貴。在下而不以為卑辱。又曷得適相傾覆哉。以身言之。真一之神。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人兩眉間。明堂洞房泥丸宮中。

上丹田也。或在絳宮。中丹田也。或在臍下黃庭宮中。下丹田也。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且六律八音之為樂也。桴舉而聲應。絃動而響隨。是猶天籟吹萬不同。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是以聖人返聽瓊房之妙韻。雲儀玉華。挾於耳門。吹八鸞鳴鐘磬。扣金戛玉。靈響琅琅。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音聲之相和。夫春先則夏從。長先則少從。首動則尾從。如日夜相代。昨日是今日之前。今日是昨日之後。形彰而影逐也。亦如內景萬炁。朝於黃闕。千千百百。鬱壘相連。

故曰前後之相隨。且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既有對偶。未免乎累。是以聖人遺物離人。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為對。如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見獨。經所謂獨立而不改。物無能偶之者。故能為無為。事無事。忘言忘象。默符自然。所謂目擊道存。豈假容聲哉。南華經曰。至為去為。至言去言。故曰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口耳之學。饒饒之徒。何足以識之哉。至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也不勞。其應物也無方。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

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形自色。自生自化。各極其小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關尹子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故應物而未嘗有物。養我而未嘗有我。故曰。生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而不為大。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出者。認之則愈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也。生而或有。是未能忘我也。為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矣。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矣。惟其不自居。不自有。不自恃。所以與道翱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也。煉真之士。積炁成神。仙胎蛻脫。弗居其身。故曰。功成弗居。神居金闕。遨翫玉京。既無輪轉之期。永免流浪之苦。故曰。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夫道德二經。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具備。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而以此一章為安民。蓋多為人君言之。言聖人以道御天下。儲神淡泊。遊心靜夷。不以崇高亂其真宅也。若夫不自矜其賢。則可以使民無爭競之心。不自貴其珍異。則可以使民無覬覦之念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聖人端處九重之上。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貴之極也。龍顏鳳姿。天威日表。光宅天下。尊之至也。更以賢自任。以能自

夸。而無謙遜之德。則天下之人。感而化之。亦將以能相高。以賢相勝。以力相夸。一不勝。則忿心隨之。不幾於亂乎。更若好珍奇之貨。貴遠來之物。尚文而不尚質。則天下之人。感而化之。亦將以遠為奇。以侈為高。以華為美。一不獲。則輕生以求之。烏得而不為盜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不尚賢也。聖人既以謙卑自居。而不以賢為尚。則天下之人。亦以謙退為美。而無可爭者矣。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是不貴難得之貨也。聖人既以

淡泊自居。不以難得之物為貴。則天下之人亦以朴素為尚。而無盜竊之心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又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不尚賢而民不爭也。又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是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為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非為屏去可欲之物。然後心得以不亂。蓋言聖人凝神觀妙。體道御圖。非心黃屋。而何慮何思。端拱巖廊。而惟淡惟泊。舉天下之大。不自以為貴。立兆民之上。不自以為尊。神與炁交。不為物接。頓悟世間。凡有貌像聲色者。皆風燈泡沫。朝露春冰。畢竟空華。終不堅久。除一身之中。至真之外。左顧右盼。仰觀俯察。皆不見有可欲者。此心又安得而亂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者。此則恐執於一偏。復申前三句之義也。前言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即是虛其心。不尚賢。即是弱其志。若曰止是虛其心。則恐泥於頑空。若曰止是弱其志。則恐不能自立。故復言聖人治身也。先虛其心。更須實其腹。既弱其志。更須強其骨。虛

者實之對。弱者強之敵。靈臺明徹。虛實生白。湛若太空。不受一塵。是虛其心也。心既虛矣。不能吐納太和。咀嚼沆瀣。飲玄膺之炁。母食大梵之天糧。以實其腹。徒守性空。安能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脫胎神化。白日昇天者哉。由此觀之。則虛心實腹。不可偏廢也。明矣。以謙自下。以卑自牧。衆人好高。而我居其卑。衆人好榮。而我處其辱。是弱其志也。志既弱矣。然聞道則不能銳於力行。見義則不能勇於必為。偏事委靡。無所卓立。安得如易之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內煉之士。或提縮膀胱。以透尾閭。或脇勒關。以通夾脊。或點頭徹鎖。以達玉京。皆般運真炁。斡旋汴流。上通三關。而補於腦。腦滿則骨強矣。弱志強骨。不可偏廢也。亦明矣。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者。蓋言聖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惟以道化成天下。輔相天地之宜。使天下之人。處於道化之中。耕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嬉。鼓腹而遊。熙熙然不知真所以然而然者。薰陶漸漬。還淳返朴。性真湛然。亦不見其有所可欲者。豈非上之人。有以使之然也。

故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
素朴。縱有貴上之知。愛欲之念。然已被其清靜
之風。淳朴之化。將見自然灰心絕慮。不敢萌其
所欲為之念矣。為無為。則無不治者。無為。即道
也。聖人以道倡於上。百姓以道和於下。朝於斯
夕於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非道不行。非
道不言。凡所作為。則無為之道也。若為之於有
所為。則心勞形役。而終於憊矣。為之於無所為
者。雖服餌英華。嘻吸天氣。嗽嚙雲液。運煉玄珠。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妙用縱橫。神凝而迹移。百
骸俱理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及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

夫道無形也。無名也。天地由之以定位。日月由
之以運行。萬物由之以化生。人之受天地之生。
而不知圓形在道。人之處天地之中。而不知用
在冲炁。天一生水。其用在中。故曰冲。冲字從水。
從中。言炁中有真一之水。是名為冲。冲者炁也。

和也。經曰。冲炁以為和。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臻襲飛根。透關過節。充塞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崑崙。正言道以冲炁為用也。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惟其虛。故測之而不知其深。惟其無。故窮之而不見其有。以虛無而為之用。自然不致於盈溢也。惟其不盈。故能淵兮似萬物之宗。夫淵者。至深而不可測。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萬物之

宗。即其道耳。宗者。祖也。太初太易未兆之前。道體已備。至於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則道豈不為萬物之宗祖乎。人能已冲而用道。更若不至於盈溢。自然淵深。而與道相似。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道之為用。莫不以退為進。以下為高。以卑為尊。以辱為榮。經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柔弱者生之徒。要之為道。當以謙退柔順為之本也。挫其銳者。摧挫其剛銳銛利之炁。抑止其進取奔馳之心。淡泊自居。不露圭角之謂也。解其紛者。解釋其紛華擾亂之心。屏絕其泛應酬酢之

變沉默自處。不與物交之謂也。在我既挫其銳。解其紛。妙覺之性。湛然無一物之累。無一絲之染。空空洞洞。與太虛俱寂。當此之時。不知太虛之為我也。我之為太虛耶。雖然和其光。同其塵。又所不可免也。光者光華也。塵者塵俗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儒者之說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又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今也以冲為用。雲腴天氣。日精月華。流入四肢。貫穿百脉。內既充實。光輝自然發越。莫不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與常人亦異矣。冲和既實於內。神光又發乎外。直須溫柔平易。混世同塵。並處雜居。不自決擇。即之當如春陽之溫。愛之當如冬日之暄。然後免乎譏議。不然。人將指之為傲世絕物。恠誕迂僻。不經之人矣。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四句。德經第五十六章。亦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言人能於踐履之間。修為之際。盡此四句之妙。是謂道同其玄也。此言淵兮似萬物之宗。而繼之以此四句。後言此四句。而繼之以是謂玄同。前後立言。

道經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雖則不同。其為理一也。湛兮似或存。湛者澄清
瑩徹。無一毫之累是也。似或存者。非正存之也。
如在而非在。非有非無之象也。天真湛然。清如
止水。泰定之中。天光自燭。真一之妙。洞在目前。
仰之則彌高。鑷之則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未嘗須臾離也。是果何無哉。方以為有。即曰非
色之色。方以為無。即曰非空之空。無相至真。無
乎不在。惟至人湛兮似存而非存。卓然獨見。信
不誣矣。黃庭經曰。問誰家子在我身。即所謂吾
不知誰之子也。即此性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
存。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故曰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生育萬物。聖人之愛養百姓。可謂仁矣。
經以為不仁。然則果不仁乎。曰。天地無恩而大
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以其無私也。故謂之
不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化。當春而
生。和風以吹之。膏雨以潤之。草木欣然而向榮。

鳥獸繁然而化育。雖根荄芽甲之微。鱗介羽毛之賤。未有一物不被其和氣之所運。而各得其宜者。此天地之仁也。至於秋冬之交。肅霜以威之。積雪以槁之。百草萎。林木脫。鳥獸毛毼。蟄蟲告藏。天地於此。雖欲生之不可得也。非不仁而何。聖人之於百姓。愛之如赤子。撫之如嬰孩。今日下哀痛之詔。明日下寬恤之令。年饑則發倉廩之粟以賑之。民安則擇循良之吏以牧之。此聖人之仁也。至於癘老疾病。天閔死亡。與夫司寇書刑。典獄上讞。必殺無赦。聖人於此。雖欲育

之不可得也。非不仁而何。殊不知天地能運元炁以生萬物。而不能使之不殺。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以養百姓。不能使之不死。當生則生。當殺則殺。惟元炁之所運。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譬猶芻狗耳。芻者草也。束芻為狗。以供祭祀。當其用也。盛之以巾篋。被之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敬之至也。及其已事。行者踐之。爨者焚之。抑無用之棄物耳。天地於春生夏長之時。宜若仁愛之厚。及其彫落之際。天地所不能私。聖人於矜憐撫養之時。宜若仁愛之篤。及其死

亡之際。聖人所不能救。亦猶尊芻狗於未祭之前。而棄之於已祭之後。未祭之前。所當敬也。已祭之後。所當棄也。故以芻狗為萬物百姓生殺之喻。不如是。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因其不仁。乃所以見其仁之大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道源判而分。兩儀。天以乾道輕清而在上。地以坤道重濁而居下。元炁則運行乎中而不息。在上者以陽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在下者以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辟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氣入。炁出則如地炁之上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天地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人命門。是以鼻口之間。真炁往來。一降則天炁入。一昇則穀炁出。上仙樞要。萬類難比。故辟猶橐籥焉。橐籥者。鑄冶風鞞之器。橐以皮。籥以竹。鼓動則風炁

往來亦如鼻口之出清入玄也。是故太上垂慈。喻之何的也。人受冲和之炁。以生於天地之間。與天地初無二體。天地之炁。一年一周。人身之炁。一日一周。自子至巳。陽昇之時。故以子時為日中之冬至。在易為復。自午至亥。陰降之時。故以午時為日中之夏至。在易為姤。陰極陽生。陽極陰生。晝夜往來。亦猶天地之昇降。人能儆橐籥之用。中虛湛寂。一炁周流於百骸。自然不屈。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若也奔驟乎紛華之域。馳騁乎闐闐之場。則真炁耗散。而不為吾之有。

矣。不若以虛鎮靜之也。常人之息。以唯。真人之息。以踵。是欲其不出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其不如靜也明矣。故於動而愈出之下。而繼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言多則炁必散。靜默則炁必全。理之常也。若曰。使譎譎之辯。夸縱橫之說。揚唇鼓吻。高談闊論。未下數語。其炁不之者。未之有也。由此觀之。果何益於身耶。又何補於道耶。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其辭多。故不得為吉人之歸。不若守中以自養也。中者。中宮。天地玄牝之炁。會聚之處也。人能一意守之。而

不散則真精自朝。元炁自聚。胎嬰自棲。三尸自去。九蟲自滅。長生久視之道。其與多言者。孰上下耶。故曰。不如守中。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修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蒂與母臍蒂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蒂而生。亦由菓之受炁。既足。脫蒂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

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令往來之息。兀然注於中宮。炁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一十八字口訣。乃三十六部之微旨。萬八千篇之樞機也。守中之要。盡於此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斁。

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炁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太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

則死。且日之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黃糧未熟。南柯未悟。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悅樂。備嘗於一夢之間。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冥之途絕矣。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者。陽也。天也。牝者。陰也。地也。玄牝雖謂之陰陽。而不得指以為陰陽。雖謂之天地。而不得指以為天地。蓋陰陽天地者。靈樞經指上下二源而喻之耳。若窮其

妙。豈上下二源之所能盡乎。蓋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无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也。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二炁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為有。易有為無。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无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

九天魂。然則玄牝二炁。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之。口訣不可得而知也。苟知二炁之所由。則知玄牝之妙。食其太和。襲其炁母。以養其神。神依其炁。得以歸其谷。而不至於死。豈非玄牝之功乎。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奪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上下二源。其孰能運用收引。由是觀之。則玄牝為上下二源。炁母昇降之正道。明矣。玄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者。既以二炁

昇降為玄牝。則門者乃二炁出入之門戶耳。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為玄門。鼻通六腑。出入者輕清之炁。以接其天。故謂之天根。牝元宮之上。有黃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為牝門。口通五臟。出入者重濁之炁。以接於地。故謂之地根。世人不窮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為玄。口為牝。若以鼻口為玄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由不能造其妙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蓋綿綿者。不絕如綫之謂也。當其玄牝之炁入乎其根。閉極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急則喘而不均。蕩則耗而不聚。皆非正也。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於大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如蚌之吞光。如蟾之納息。引而收之於無有之際。運而用之於溟滓之中。未嘗至於懃勞迫切也。莊子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息之以踵。靈樞內經曰。混沌靈感。昇雲煉根。綿綿不息。用之胡懃。此之謂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道隱乎混沌之先。而天地又道之所自出也。天鬱穹窿之象。以乾為體。而位乎上。剛健中正。湛然無所不覆。經而為兩曜。緯而為列宿。萬有由之以資始焉。地拱磅礴之資。以坤為正。而位乎下。普孕咸育。塊然無所不載。積而為山岳。融而為江海。萬物由是而資生焉。蕩蕩巍巍。其用弗得而測。其絕弗得而知。故曰天長地久。夫乾者靜而專。動而直。示人以易。古今不傾。度數行焉。

所以長清。天之象也。坤者靜而翕。動而闢。示人以簡。始終永固。品類成焉。所以長寧。地之本也。今夫虹霓風雨雪霜雲霧。所以見于天。山海河岳草木金石。所以發于地。皆積餘氣而成者也。安得弗壞乎。唯天地稟於妙本。發於冲虛。復其杳冥。與道合體。斡旋四時。變調萬化。播殖群材。生之畜之。長之養之。功成弗居。不求饒益。不自矜伐。運行日月。損之又損。淵之又淵。妙之又妙。曠劫歷歷。以常存。變世綿綿。而不朽。不生而生。不化而化。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故能長生。太洞三一素靈經云。腦宮圓虛。而適真。故象天。胃池體方。而受物。故象地。此一身之天地。若夫至人。運元精以補腦。納元氣以實胃。亦同天地長久而無壞矣。且聖人者。法乾坤之經。賦中和之秀。得簡易之理。居衆庶之尊。處乎道德之端。超乎造化之表。三才為之用。三極為之立。三靈為之交。明復以天地之心為心。守謙以萬物之己為己。捨己以從人。體天以為用。以柔弱惻隱為表。以虛空曠達為裏。遺其禍福。黜其聰明。絕聖忘機。離形去智。後其身而能

先其人。外其身而不違其物。物我為一。體性抱神。徜徉乎無為之中。逍遙乎霄壤之外。不期先而人自先之。不期存而身自存之。天下歸焉。神明祐焉。進退設施。罔不合乎天地長久之道。故曰。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南華經云。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周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二者可證其旨矣。噫。大德鍾於天地。曰生。大寶傳於聖人。曰位。德博無名。用大無為。虛以執中。卑以自牧。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不有其有。萬象來

道徳經講義卷第一
三十三
賓。不私其私。天下為公。本自不私。故能全其大私也。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莊子曰。無為無形如無私耶。方外之士。悟天長地久長生之旨。造聖人身先身存無私之學。為益豈淺淺哉。又正經末語云。以其無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也。不以其無私耶。王弼本也。非以其無私耶。開元御本也。校之其義一致。學者復奚疑哉。

道徳經講義卷第一

道徳經講義卷第二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清濁既判。兩儀運焉。四象成焉。五行著而五常備焉。咸臻其妙。各主其方。昭彰其色。遞生遞旺。互剋互伐。奚有窮盡。若夫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凝釋。深淺沉浮。俱協其宜。雖有時而間斷。去道未遠。

原其繼一陰之祖。蘊三能之智。淵而虛。淨而明。迺天地之至精。亦豈離於道乎。是以至人研其道法。其善虛懷忘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隨水之性。或剛或柔。或方或圓。能曲能直。能卑能下。處善忘善。無可不可。功用難名。故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言繼之者善也。其意以此。然水者。其仁廣大。其德謙光。地無之則氛埃。天無之則亢旱。融為雨露。萬彙滋焉。凝為霜雪。萬實成焉。疏為泉流。聚為江海。以汲以裕。萬物資焉。被其施。蒙其潤。受其洽。混混而弗匱。汪汪而弗竭。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為衆之惡而不辭。為物之利而不較。納污辱而不競。處濁穢而不亂。弗以自好。汨其真。亦幾於道之三昧乎。聖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喻心。以心造道。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是也。且參同契言。一者道樞。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為一也。蓋金液玉液。為金丹之道樞。灌溉五臟。滋益三田。漱澣則順下。斡旋則汴流。黃庭經言。七液週流。衡廬間。或曰。漱澣靈液。災不干。夫炁中有真一之水。水中

有真一之炁。是故神水華池。為上善之利源也。至於避高趨下。居弗擇所。滿而不溢。流行散徙。安平中準。化及鄉黨。得非居善地乎。測之益深。窮之愈透。止則靜。鑑則明。返本歸源。洞徹幽微。得非心善淵乎。汎愛無私。能昇能降。澤及萬方。弗求其報。亦不自小。得非與善仁乎。澹然無味。行險不失。萬折必東。不期而會。得非言善信乎。正容矚物。妍醜無差。滌蕩除滓。汙者潔之。險者夷之。人被其澤。得非政善治乎。浮舟利物。圓明無礙。隨時制宜。事罔不濟。因地因器。趨變不常。

得非事善能乎。浩渺汪洋。晝夜不息。遇陽而泮。扶陰而冰。與月虧盈。消長弗失其度。得非動善時乎。惟道集虛。而水就下。至人履善處安。中善常靜。友善兼愛。語善不失。德善順物。理善趨變。機善隨宜。體道喻水。存乎長久。不與物競。獨居弗爭之地。兼善利物。而不知所以利之。利天下之大。雖欲怨尤。其可得乎。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南華言。無為而宥欲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無患。其於無尤也。難矣。此之旨義。坦然明白。上學之士。當勉之哉。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月盈。則有晦焉。山川盈。則有潰焉。人持盈。則有禍焉。蓋盈者。天地謹於斡旋之初。而聖人飾於矜持之過。然無為無形者。謂之道。有為有形者。謂之器。既制之以形器之名。則高極必危。滿極必溢。泰極必否。明極必闇。斯常理也。聖人體道之畦畛。審患於形器。持之以謙。約之以損。以

退為進。以後為先。摘華務實。棄薄處厚。明盛衰之理。嚴修省之端。不貪其生。不厚其味。不伐其善。不違其仁。惴惴兢兢。臨淵履冰。自休其休。自已其已。守中正滿覆之戒。終始兩得其美。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易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其義彰矣。夫銳者。逐物之先。爭物之利。為物之害。奪物之情。其為患也大矣。揣其先。則患在其後。揣其左。則患在其右。揣於朝。則患在於夕。揣於人。則患在於己。四維五常。苟馳其勇。

內奚保其無虞。外奚保其無恙乎。聖人深明揣
銳。不如挫銳。故屈其己。虛其心。弱其志。銳可以
挫。身可以保。道可以造。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鄒孟云。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可長保乎。嚴君
平云。富貴於我猶登山。而長望。名勢於我猶奔
電之忽過。斯言盡矣。夫黃金滿籬。美玉盈篋。可
謂富矣。殊不知足以潤屋。而不可以久長。知聚
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以為巨寇之資。爾
年華有限。烏兔遄飛。哀樂兼之。誰可守哉。奚異
象有齒而焚身。蚌因珠而致斃乎。故曰。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經所謂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是也。且至富者。必廣求國財。以為之積。至貴者。
必多謀國爵。以為之尊。富則人求之。故好凌物。
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累於物。害於德。自矜自
伐。自驕自恃。人皆睥睨。衆必爭功。其咎孰追。弗
覺弗究者多矣。唯聖人則異乎。是雖處富貴之
地。而心遊淡泊之鄉。不以一物一毫滯於胸中。
亦未嘗驕吝而肆於馳騁。動與吉會。默與道合。
又何咎之有耶。嚴君平云。益我貨者損我神。生
我名者殺我身。患由於我。不在於人。禍生於我。

不在於天。此其意也。夫聖人所謂大寶者。精氣是也。瓊堂金室。圭璧嵯峨。琅膏玉霜。充實鼎釜。雖隋珠荆璞。連城重寶。又曷能擬其富貴乎。苟能保其天真。煉其粹和。則飈輪可駕。仙品可躋矣。儻輕用其已。不復自嗇。慾穢僣真。形腐神離。日損月剝。違其所守。雖欲保其富貴。奚可得耶。噫。狡兔死。獵犬烹。事之必然也。聖人覩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功既成矣。名既遂矣。法天之道。銳然而退。不踐持盈揣銳之累。其德可勝窮哉。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易曰。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陸希聲言。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盈之義者哉。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夫魂與神并。魄與尸合。魂强者生之徒。魄壯者

死之後。蓋魂者屬於陽。而喜於清虛。魄者屬乎陰。而好於營為。魂者陰之偶。魄者陰之配。亦陽之賊也。且魄之為物。喜人耽於聲色。尚於浮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之精。蠹人之氣。使人趨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是以至人以神御形。以形制魄。法地之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魄雖欲營營動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營魄。原其載之之法。則抱一無離爾。抱一者。如鑑之含明。明豈離於鑑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須純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專一而不間。正

一而不邪。是謂不二。乃能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草木之麗乎地。左之右之。未嘗須臾離也。故曰。抱一能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則氣不安。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精柔弱。故曰。其養炁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舍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嗑不噎。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炁。至大至剛。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

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炁之至柔。要在真息也。凡夫念念在動。真人念念在息。息字從自從心。自心能息。真息得之矣。若夫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能體虛无。然後調息。令其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西昇經曰。或炁尚麤盛。自知尚多事。胡不倣嬰兒未孩之時。無視聽思慮。萬緣之惱。獨異於人。兒貴食母之乳。乳則炁也。是以外不為魄所蕩。內不為氣所使。消滌思慮。絕棄情欲。是謂玄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

目之所能見。除至真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萬境俱忘。一塵不立。靈府湛然。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為玄覽礙。玄覽亦除。始無疵矣。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至人之治身。亦猶治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炁。所以保其身。善愛民者。以心為君。以血為臣。以炁為民。一其性。養其炁。使充塞百關。珎之衛之。變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為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萬物由之而生。由之而往。而不見其所由之迹也。在

人之身。鼻為天門。開闔者。出入之息也。呼為開。吸為闔。至人得玄牝之要。達天地之根。如橐籥之往來。一降一昇。似海潮之消長。其息深深。其用綿綿。不以雄強自居。獨以雌靜為尚。所以極乎其微妙也。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然後性天朝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週萬物。而返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聖人與天地同其體。造化同其用。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天下。生之使咸。遂其性。畜之使咸。盡其養。故曰。生之畜之。不或以愛。或利之心。私於己。是不自有其生也。不以自矜。自伐之勢。縱於心。是不自恃其為也。不以小智。小巧之妙。拘於道。是不自宰其長也。功高而難名。德深而罔測。可不配於天耶。故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寰宇之大。品類之衆。紛紜有生。日用之急務者。車乘器具。室處而已。有無利用之相須。要在賓主體用。且車者。蓋圓以象乎天。輿方以象乎地。三十輻共一轂。以象一月有三十日。衆輻之會。流轉不息。自天子至於庶人。其飾不等。其名雖殊。乘而運行。則一致爾。周禮曰。轂者。以為轉利也。輻者。以為直指也。當其中虛無有。則人可以處身容物。遊於大道。縱於坦途。或遠或近。晏然如砥。苟馭之。不以其道。則摧輪折軸之患。立至矣。古之真人。鍊金丹之訣。以大易六十四卦。除

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餘六十卦。布為火候。每一日兩卦。自初一日屯蒙。至三十日既未。一卦六爻。兩卦十二爻。以應一日十二辰。一月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以應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亦象一年。除息符沐浴。實計十箇月。六百卦。故曰。火記六百篇。若以神功聖功。於一時內。奪一百二十年。正炁。運入金胎神室之內。滋生藥物。則十月三百日。奪得一百萬八十年。純陽正炁。以產神晶。故曰。曰鼎器而藥物。以生。曰藥物而火候。以行。以時易日。以日易月。

以月代年。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也。又扁鵲言。人一身五臟。各有六氣之會元。亦猶三十輻共一轂。運其外則質樸純素。空其內則廓達清夷。至於所歸。則體以有之為利。以無之為用。以無運有。其利博矣。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埏埴者。範其坯而為之。黏其土而曝之。原其本則土爾。初無所謂埏。初無所謂埴。及其取以為。或埏之成形。或火之使堅。器具之屬。分焉。方圓小大。莫不同適於用。可以薦宗廟。容飲食。以其圓淨虛潔。資受物之功。故身之設亦器

也。一範其成形。目視耳聽。足移手握。皆有之為利耳。原其目之所以能視。耳之所以能聽。足之所以能移。手之所以能握者。乃我之神耳。有之者形器。無之者神性。以無形之神。用有形之器。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而為之室。今之屋室。以為居處。戶牖者。因其室而成也。室而不戶。不見出入。室而不牖。不見空明。然人有居處之所。則寒暑可禦。風雨可庇。蓋目無而有室。曰室。而鑿其戶牖。空洞明白可得而依止矣。人亦如之。身乃室也。

六鑿乃戶牖也。即道之妙而有其身。即身之妙而有其室。即室之妙而有戶牖。塞其兌。閉其門。真常湛寂。虛其衽席。謹其開闔。心自寧矣。神自棲矣。氣自清矣。無有之用存矣。故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車以虛而運轉。可以乘也。器以空而容物。可以用也。室以虛而四達。可以居也。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己。存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人假有爲之體。煉無爲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失之於有。不能爲利。失之於

無。不能爲用。以形爲存生之利。以虛爲致神之。用。有爲則利於物。無爲則利於用。託物以明權。曰虛而致實。有之與無。利用不可易矣。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之章。寄於黼黻。明五行也。五音之序。寫於金石絲竹。通天地也。五味之適。敷於飲食。養人

倫也。蓋視色聽音嘗味。皆為性真之累。方嬰兒之未孩也。孰為聲色。孰為滋味。及其情竇一開。方知有青黃赤白黑之五色。漸認鮮華艷彩。錦綺繡麗。隨物奔競。神珠外蕩。散其英華。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異。徹視者。匪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唯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視返矚。神光煥發。瑩徹洞鑑。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為五色之所盲乎。五音者何。宮商角徵羽。鄭衛鏗鏘。哇淫騰沸。使人耽樂悅懌。蕩其真性。損其靈聰。不能默聽無聲。

之聲。與聾何異。返聽者。匪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唯至人察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炁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八玉之聲。或琴瑟之聲。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夔鼓動地。皆不聞也。又豈為五音之聾乎。五味者何。辛鹹甘苦酸。爾芻豢腥膻。水陸異品。烹鱗庖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耽嗜。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異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唯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

淵。是以食沆瀣。茹玉英。飲金液。吸瓊醴。以灌溉其靈根也。故曰。淡然而無味。天人糧。子丹進饌。餽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豈膏粱異味。能所奪乎。夫田獵者。國之常經。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敢失其時也。若夫極流連之樂。成荒亡之行。晝夜不息。烏得不汨於偽。而遺其真乎。然道貴虛寂。聖人喻於一身。內心不動。戢其馳騁之勞。絕其聲利之弊。不恣其性。不伐其仁。太乙澄靜。泥丸寧謐。狂蕩冥自而發乎。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百煉之金。鮫室之綃。世之所珍。人之所愛。苟

求之無厭。貪之不已。過逾其分。一念之失。則一己之行。悉泯然而默。虧矣。聖人視萬物為蟬翼。覩嵩高為贅疣。不侈于驕矜。不汨於嗜慾。不惑於視聽。凝神反本。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其行乎。大易言。坤為腹。以厚載而容。離為目。以外視而明。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道炁充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收視反聽。復命還元。去彼為目之神散。取此為腹之精全。故曰。去

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幻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祿。錦衣玉食。固足以為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

豈不可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愆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怵迫。難於進退。苟唯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之遺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且寵辱奚如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顏。甘言美辭。承暇俟便。覬其提撕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醢。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必處其執事之列。唯恐其不寵也。安得不為之下。故曰。何謂寵辱。寵為下。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

守雕墻。珮玉鳴珂。前呵後擁。位躋極品。澤及後
昆。無施不可。無謀不遂。既得之矣。恍然若驚。其
辱之至也。一旦恩弛。倖衰膚受之愬。浸潤之譖
行焉。朝吹噓。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失
之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之隨形。谷
之答響。俱可驚也。唯聖人則不為形役。不為物
累。視寵為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深隱幽棲。齊
其毀譽。一其死生。三公不足以易其介。萬鍾不
足以遷其守。雲閑鶴孤。江空月皎。不營營其外。
不擾擾其內。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冲

和安逸。回視寵辱得失。豈能若驚乎。世之所貴
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
資其養。小人則徇利。士大夫則徇家。雖勢位差
殊。為有身之患。則一耳。世謂無其身。則為無患。
是失老氏之旨矣。烏知聖人所謂有身之大患
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己。
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念若死灰。形若槁木。雖貴
不辱。雖辱無患。外其身以身為無身。忘其心以
心為無心。脫妄幻。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玉符
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不為有身之所病。豈

能為大患哉。故曰。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
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天下大
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儻若矜
尊恃崇。賤彼貴我。費用其身。而役於物。天下之
大。可寄而已。蓋寄者。非久也。蘧廬郵亭之謂也。
至若造妙趨真。頤神毓粹。惜其名器。愛用其身。
不損於物。則天下之大。終可託也。蓋託者。久也。
九鼎磐石之謂也。躋乎壽域。綿且永矣。故曰。貴
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
可以託天下。其義以此。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
下不昧。繩繩子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而望
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魴俞師曠。方夜擗耳。俛
首而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賁育五丁。恃勇
鼓臂。竭力而搏之。不能得也。目既無施。其明耳。

既無施其聰。形既無竭其力。則曰夷。曰希。曰微。是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則一而已。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脗合為一。雖有視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故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唯道也。先天先地而弗為老。亘古亘今而弗為後。散為冲炁。布為太虛。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瓦甕同隱。而其幽不

晦。循環斡旋。混成不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跡見。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本於虛寂。功成弗居。復於沈默。德備弗顯。雖欲以物喻之。不可得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蕩然巍然。淵乎深乎。不可擬議。不可測度。非無其有。非有其無。於無形之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之中。則有無象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孰云有。謂其有象。則象孰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恍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以至莫測其始。不知其終。週流無方。化成天下。自古不息。億劫寂爾。迎之於首。不見其序。隨之於後。不見其尾。迎之隨之。了不可得。自非靈臺湛然。不能造也。且人之生也。與太虛同體。真一妙覺之性。謂之本來。抱養於太初。未嘗須臾離也。聖人執之以有。御之以神。執古之道。為不失御有之理。以是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可謂先天之妙。萬物之宗。歸乎淳風。復乎古始。為其網紀。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斯義昭矣。

道德經講義卷第三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且古之善為士者。何如哉。藏器韜光。潛冥幽蹟。達混成之旨。造虛無之域。抱道保身。端莊其容。而望之儼然。悅懌其心。而與物無間。內視返聽。

乃聖乃神。入乎精微。微而妙。妙而玄。玄而通。寬
大重厚。深之又深。鬼神莫測。其行藏造化莫知。
其涯涘。若混元之隱於柱史。列子之隱於圃田。
世其可識之哉。故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且不可度者。天之高也。不可量者。地
之廣也。覆之以圓。載之以方。亦強擬之而已。又
孰可觀其倪而扣其端也。至人亦然。其量宏深。
其德綿遠。恐後世默默而無聞。故強為說其容。
敷其狀。示以委順之迹。引化之而已。故曰夫唯
不可識。故強為之容。然亦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戒於未然。謹於未萌。內養其真。外接於物。惴惴
兢兢。不敢進寸而退尺。若寒冱之月。涉于長川。
履於薄冰。唯恐其泮。而自溺。豈非豫若冬涉川
乎。潔已盡誠。守虛養正。三省其身。肅於出處。敬
於去就。目不外瞻。耳不外聆。夙夜匪懈。亦恐德
之不至。畏之警之。若四鄰之密。懼其察而知之。
豈非猶若畏四鄰乎。端穆謙抑。見於顛沛。造次
之間。克已復禮。見於視聽言動之際。舉措溫然。
如賓對主。使人不厭。豈非儼若客乎。慧日洞照。
心融理釋。了無窒礙。渙若陽春。其凍未有迎之

而不解者。豈非渙若冰將釋乎。天資雅淡。日用混成。以素以樸。不琢不雕。靜厚無華。德行兩全。豈非厚兮其若樸乎。敞其天谷。寬其神室。冲虛廣大。量等真空。涵之容之。應變酬答。不失其常。豈非曠兮其若谷乎。內心澄徹。合而為一。神炁自交。能容萬物。殊不自異。如溪之流。其水本清。受汙納滓。不以為濁。混然若太極未判。豈非渾兮其若濁乎。靈源清淨。若天下溪。應物同塵。涵清受濁。徐順衆緣。不為物轉。還歸淵默。故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夫水之性既徐徐而清矣。鑑

止不動。萬象俱泯。然後安而久之。運其發生之功。旁流他澤。曷有窮盡。莊子云。水之為物。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此天德之象也。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至人取法焉。使華池神水。斡轉百關。遍布百脉。滋溉元田。則神芝產焉。為長生久視之靈苗。是因靜中之動。故曰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且有盈必有虧。有泰必有否。天下之至理也。至人守道。神遊太寂。一性冲澹。謹其持滿。懷其謙遜。又安得而盈乎。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噫。既有成。必有壞。有新。必有弊。是以常守其

道徳論卷三
三
弊損之又損。萬世不易。超然出於形數之外。知其成必有壞。新必致弊。是以不待新成。而一性常自若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萬物之本。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蓋虛也。靜也。得其居也。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致虛存虛。猶未離

有。守靜存靜。猶陷乎動。有思有為。不若無思無為。然後動者自靜。實者自虛。是以至人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致虛於極。守靜於焉。虛靜無忘。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上與天游。下忘世交。趣舍屈伸。道備德著。列子言。莫如靜。莫如虛。西昇經言。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是矣。故曰。致虛極。守靜焉。夫萬態雖殊。則吾心常定。萬變雖殊。則吾心常寂。且萬物之並作。兆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杳冥。歸於自然。至人體自然之妙用。猶天

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斡動樞機。運煉元和。含養胎息。則真炁來復。返本還元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且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類草木之有根也。四時各得其趣。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終歸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而根在下。人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宮是其根也。黃庭曰。腦神精根字泥丸。乃帝真靈域。精神所聚也。儻能內觀於此。萬神自集。萬炁咸臻。衆妙感會。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至士造道。

必始之窮理。次之於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其理也。致虛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長生則乃命復矣。故言靜曰復命。至於知常而自保。知常而自明。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以契天地。以襲炁母。亘古亘今。萬變不遷。與道為一。故曰復命。曰常。知常道者。智無所不週。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和。語默有法。出處合時。泰定之中。天光自

耀壽同箕翼。寂照湛然。可以鑑古今。可以燭萬物。故曰知常曰明。至人體道自然。默與元會。內
眇宸極。一呼一吸。舖飼谷神。冲用無垠矣。若夫
下士不知常道。為物所累。隨物轉徙。以偽喪真。
外為善惡所傾。內為陰陽所寇。或滯三千六百
之小法。或著七十二家之旁門。舉心誕妄。動作
皆凶。孰能自固其命者耶。此蓋不知常道。妄作
凶也。至人常德既備。則靈明寬曠。小大美惡無
所不容。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
之無不照。於人無棄。於物無違。故曰知常容。既

能容矣。襟懷坦然。平夷大同。無異應而不藏。不
親其親。契道無私。故曰容乃公。執天之行。一視
同仁。正己誠心。德用周溥。無賢不肖之間。使天
下人樂推而不厭。無有不歸者矣。故曰公乃王。
王道者。天道也。無為無事。端拱淵默。以道為本。
無所不懷。無所不化。處域中之大。為萬民之主。
作一身之宰。莫知其極。故曰王乃天。天猶有形。
道則極矣。先天先地。無為而無不為。自古以固
存。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惚兮
恍兮。無非自然。故曰天乃道。至人懷天抱道。微

道徳言三
妙玄通。千轉萬變。金石不能殘。水火不能害。世
患莫能侵。然後脫胎神蛻。與道翱翔於真常之
域。何危殆之有。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
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太上者。不可得而名也。亘於始古。其教無為。其
治無迹。與道同體。體合自然。與天同功。功無宰
制。四方萬里。日以變化。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
上。雖有其位。而不自尊。不尚賢。不使能。任物自

然。各正性命。各安其所。若在華胥之國。則天下
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有其君。而謂帝力於我
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太上下
知有之。且上古之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
知四時寒暑。歲月推遷。可為至治矣。伏羲神農
氏作。民始知有其生。耕而食。織而衣。趨於仁義。
拘於禮樂。毀譽之說著焉。為其君者。澤加於民。
法傳於世。被其仁者。則親之如父母。懷其義者。
譽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彰。則於上古之道日
愈遠矣。南華言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是矣。於身

亦然。自己之性生則具足。與太上同體也。能悟之者。內視獨存。與神為一。親之勿失也。而中士莫不知。莫能行。譽而已矣。故曰其次親之譽之。後世治出變詐。淳澆朴散。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欺。善惡相非。天下衰矣。未免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設鞭撻。示威令。使民勉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故菑人者。人必菑之。侮人者。人必侮之。一身亦若是。下士見道。寂寞無方。故畏之。聞道為恠。則

侮之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為主。魯語云。民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上下相凌。權詐聿興。欺罔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民有不信之心生焉。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於身奚異哉。信之愈信而不足者。上士之有之。勤行者也。有不信者。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者也。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太古之化。何如耶。無為之理。不言之教而已。其貴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知聖人臨蒞神

器一言而為後世法。一言而為天下則。自知其言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貴其言。未嘗輕發。今之人徒貴其言。亦虛文也。故曰。猶其貴言。有道之君。端嚴清淨。使人日改月化。遷善遠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鼓腹而遊。擊壤而歌。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淳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謂得其自然之道也。煉養之士。恐下愚聞其道而不信。是以鉗口結舌。俟有道者言之。不宣泄其天寶也。自貴行用。至於玉符金液。保神煉形。白晝飛昇。名刊瓊簡。飛輶

太清道成之後。則天下知有自然之道矣。故曰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者。太古無為之道也。大道之隆。仁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為道爾。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元晏之風。既泯。穆清之化。不存。去道愈遠。與道日違。而廢弛矣。且純樸不殘。孰為犧罇。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淳風一散。民性乃澆。仁以立人。義以立我。仁愛漸生。義和漸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哉。柰何後學之士。執仁義為定名。遂使樸素之俗。微而蒙蔽之害生焉。以為人之生也。非仁不立。非義不行。殊不知仁義行。則大樸割。割大樸以成其質。欲其不敗壞也。難矣哉。曾未若絕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而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世不知道之足。以養萬物也。智

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偽出。智不足。則繼之以慧。慧不足。則繼之以偽。未定制。禮作樂。以飾天下之形。漸摩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故為文法武備。刀尺斗斛。權衡以制於民。而大偽同異之辯始出焉。此無他。失於體道而已。人之一身。亦欲其深自晦藏也。智慧一出。則大定散。而大偽生矣。故曰智慧出。有大偽。且孝子不諛其親。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六親方和。孰為孝慈。苟舍孝慈。而欲六親之和。未之有也。六親者。何父母

兄弟妻子也。若乃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
可為孝。不獨子其子。天下之人皆可為慈。六親
既無不和。則孝慈孰可見乎。以致在長失均平
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則六親安得而和。慈愛
養親之迹見矣。而身中亦有六親焉。六神是也。
諸根受染。亂我天和。當以孝慈友悌寬容之德
和悅陽神。恬頤六識。宜其暢然安適矣。故曰六
親不和。有孝慈。忠臣不諂其君。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至也。苟欲棄忠義而致君於堯
舜。未之有也。忠義者何。知無不言。謂之忠。知無

不為。謂之義。且聖人均平寬厚。四海一家。遊心
太古。無為而民自化。無為而民自順。安有剖心
抉目之臣哉。是以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
比干顯。固知保國寧家。致君澤民。立身揚名。動
天地。感鬼神。不過乎孝慈忠義而已。國既如斯。
治身亦然。至於心兮神兮。昏昧煩紊。姦邪盛也。
姦邪者何。六欲七情。邪寒暑雨。憂愁思慮。亂其
真宅也。忠臣者。正炁也。凝虛養素。平易恬澹。則
憂患不能侵。邪氣不能襲。奸臣去而國太平。螫
疇死而我長生。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德經講義卷第三



